

英小樂彩墨畫集

黃永玉



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英小樂彩墨畫集

黃永玉



題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英小乐彩墨画集 / 英达主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039-5628-7

I. ①英… II. ①英… III. ①彩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4937号

英小乐彩墨画集

主 编 英 达
执行主编 曹 丽
封面题字 黄永玉
责任编辑 金 燕
装帧设计 曹 丽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邮 编 100700
网 址 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6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6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2毫米 1/8
印 张 14.25
书 号 ISBN 978-7-5039-5628-7
定 价 698.00元



英小乐艺术简介

英小乐，旅美画家。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话剧导演英若诚的长女，英达的姐姐。

英氏家族书香门第，远的不提，从英若诚这辈算起，英若诚、英若聪和英若识兄弟三人尤善丹青；下一辈英达、英宁等也均涉笔成趣。英小乐自幼学画，先以装饰画和剪纸见长。十二岁入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接受传统西画训练，并学习木版水印木刻艺术。十四岁便有作品入选“全国少年儿童美展”。一九六六年时，又参加了两个画展。

一九七三年，英小乐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先生之门，改习水墨彩绘。到美国之后，英小乐一度把目光聚焦在曾经风靡欧美的抽象派艺术。她大胆地进行了一些尝试，虽然感觉新鲜，但最终认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放弃了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则太可惜了！应操守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和艺术尊严，融入西方艺术营养，又不被强势文化所同化。在跨越中西艺术的两峰之间，她把两种文化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英小乐发现美国人对艺术品有着强烈的复古意识，因而现代派作品就明显地感到缺乏活力和受到局限。融中西各派的技巧和意境，走一条抽象之间、水墨色彩兼顾之路，这是英小乐最终的选择。秉承黄永玉先生的风格，主攻花卉，以铁线为功底，大泼墨作骨，渲染以重彩是英小乐作品的主要特征。

一九八九年，英小乐曾在日本东京“川上画廊”举办个展。一九九一年加入“北美中华艺术家协会”。一九九三年参加芝加哥亚裔协会主办的“INFLUENCE”画展。同年参加“DUPAGE”美协之年展并获二等奖。频繁地参展之后，英小乐决定凝聚更多的中国画家，共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绘画艺术。一九九六年，经过挑选，她们组建了由十位中国旅美女画家组成的“凤凰画会”，组织并参加了一系列画展，在美国和台湾、香港等地被多次报道。一九九七年参加北美中华艺术家协会在天津和深圳举办的画展。

二〇〇〇年，旅居芝加哥的几位华人画家开始筹办在北京的画展。来自台湾、香港、上海、北京的华人画家陈海韶、华之宁、蒋奇谷、王文甫、英小乐、周菱携带近百幅作品，远渡重洋汇集北京。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和北美中华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旅美画家六人汇报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目录

姐姐的画册 / 英达1

映日荷花别样红 / 陈平2

忆往昔 / 毛栗子3

记忆碎片 六十说梦——写在英小乐画展开幕前 / 张耀宁4

我们是少年宫的同学 / 聂鸥7

我和画 / 英小乐8

图版 10

图版索引217

姐姐的画册

英 达

我姐姐英小乐有个日记本，我从小最爱偷看。偷看不是为了看内容，因为那会儿俺还不识字，是为了看里面精美的小画——有画，有剪纸，还有五颜六色的小布贴。姐姐是个小画家，也是VI先驱，贴画剪纸，信手拈来，作刊头，作插图，还有一片经络密布的红叶夹在日记本的扉页中，薄如蝉翼，不由得我一见入迷，爱不释手。文章诗句看不懂不要紧，从刊头插画咱能猜出个大概齐。彩绘脸谱的，这肯定是国粹京剧；带越南斗笠的，这是解放南方没跑儿；椰子树着大火的就甭问了，也不知道是赤道几内亚，还是刚果？问姐姐她也不说，反遭责问是不是偷翻了日记？

再往后认了几个字，偷看日记就方便多啦，可惜我姐英小乐枉为美女，周边也不乏痴情男孩，却从没什么早恋绯闻可以让弟弟俺八卦一下，日记本里全是革命豪情，椰子树变成了大串联的福州，题目也改成了“冲上前去，榕城在动荡”，也不知要往哪儿冲。还不能瞎问，姐姐的事一直重要而神秘。

最后，风波席卷、吞噬了一切，姐姐那图文并茂的日记本也永远地佚失了。

但姐姐那颗画家的心还在，赛汉塔拉草原在知青英小乐的眼中有着不一样的色彩。在野外，在旗里，甚至回家探亲的短暂间隙里，姐姐都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记得蜗居家中她留下的一幅炭笔自画像，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素描教材。回城后，她拜黄永玉先生为师，开始描荷画菊，临摹写生，铁线白描，挥洒皴染，只见她几百卷地买纸，成千张价废画，我也是只能旁观，不容置喙的。要知道俺也是正经学画出身哪！但不行！在姐姐英小乐面前，谈画论艺？俺还差着段位！不光我，我们一群画友小伙伴都是英小乐的粉丝，看她那里笔走龙蛇，只有佩服和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You are my super-star！

但英小乐的命运多舛，诞生、成长在同一个家的她，境遇和我这个弟弟相去甚远。她先是错过了考大学的机会，之后又去了美国，开始了“洋插队”，为语言、环境和生计拼搏。让我讶异的是，无论是在何种颠簸动荡的生活环境下，姐姐都从未放下过画笔，从未停止过在画案上的耕耘。回国探亲时，她带回的从来是一卷卷准备托裱的画稿，托我带去的无一例外永远是一沓沓各种各样的宣纸。姐姐高兴时，画画助兴；烦躁时，画画解闷；悲伤时，画画宣泄；惆怅时，画画明志。是进则画，退则画，画画已成了她的生存目的，她的生活方式，她的生命意义。不图闻达，不为盈利，只好这一口，只会这一手。

朝花夕拾，破茧成蝶，英小乐的案头硕果累累。我知道姐姐那永远失落的日记本已经以她自己的方式失而复得，那就是你手中这本画册。我一直以为这是她的第一本画册，但我错了，那本日记才是！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映日荷花别样红

陈 平

初识小乐之画，必须要说结识英达。记得上中学时与几个好画画的同学杨彤林、阳艳春、陈晓林、英达为伍，一起学画，并结金兰之好。我们五人各有分工，我喜国画山水，杨彤林喜花鸟，阳艳春、陈晓林喜西画色彩，英达喜雕塑。英达年龄最小，但个头最大，且聪慧过人。他的见识已不是我们那时年龄所能及的，这可能与他的家学熏陶有关。其父英若诚是著名的戏剧家、翻译家，其叔英若识是著名的版画家。一日至英家，见图书满架成行，如置身图书馆中。又见壁间有一幅重彩荷花，疑是黄永玉之作。近前看，见上署“小乐”之名，英达说是其姐所作，便知英达上有一姐。闻其姐正是师从黄永玉先生，又知其姐自幼涂鸦，曾入少年宫学画，获国际儿童画大奖。受其叔影响学版画，便有机会拜黄永玉先生为师。那时黄先生已将画艺着重放在泼墨色彩上，并轰动画坛，其画惊世、新奇，更如同神话一般。其姐也是黄先生最后一个关门弟子，并深得黄先生真传，所以在英家壁间见到的泼彩荷花，误认为是黄先生之作也不为过了。那是一个艺术、学术极其浓郁的家庭，所以也成就了英达。英达很少谈其姐，所以我们也很少与其姐见面。后来得知其姐到了美国，做职业画家，并结“凤凰画会”，教授画技，办了不少联展，在传播中国文化上具有一定影响。

结识小乐的画已是数十年后的今天。欣闻英达为其姐选出近百幅力作，将在京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其作品仍是泼墨重彩荷花，但又增添了些山水。其山水所施彩墨与画荷同技，是将斑斓色彩堆出耸翠重峦，另生一番境地。看这幅作品是将彩墨与水墨相融，取法似有几分张大千的神韵。正是如此，其在研究张、黄画技间，更是向自然中取法，注重写生，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一有闲暇就步向山水间、荷塘畔。写生山水是皴染青峰，勾勒碧水；写生荷塘是绿叶田田，红花款款，经年也有了自身的面目。这面目正如四围所观，亦如在山水中游揖这万亩荷塘处，似有淡淡的花香夹杂着浓浓的墨香，这香皆是小乐的心香所染。再凝眸那婷婷花色，亦如斜阳返照，真乃“映日荷花别样红”！

忆往昔

毛栗子

仿佛兮若轻云之遮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这不仅是我对英小乐新作的，也是我在少年时初见她的印象。那时我们同在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学习，我十五岁，她十四岁，正值年少蒙沌时。十四岁的女孩清新秀美，婷婷玉立，自然是很多男生爱慕的偶像，也是我心底暗暗的思恋。我曾大胆地约会她，但空等许久，她却爽约了。之后很久我才知道，是她的父亲截获了信件。而后虽然还给了她，既没有阻拦，也没有责备，但这位聪明的父亲却在我约她的那天携全家出游了。

后来，我们虽偶有相处，但只是呆呆地坐着，目不斜视，大气都不敢出，更不敢说什么造次的话。再后来，她插队去了内蒙古，来信说叫我不不要去找她。于是我去了陕西、湖北，当了兵，又去了法国。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时代变迁，大家都近垂垂老矣，再见时才知道她早去了美国，定居彼岸，并坚持画画，也知道了那位聪明的父亲原来就是享誉中外的表演艺术家英若诚，而当年她拉在手中才几岁的小弟弟就是英达。

英达为她的画册嘱我写点文字，我正在旅途，又不善评论，难以深入，随意写些过去的点滴，算是纪念我们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和蒙沌情感吧！

潮涌潮退，千帆过尽，当年的艺术梦想大家各自坚持着，很高兴能看到我的老友英小乐的新画作结集出版。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于巴黎至枫丹白露列车上

记忆碎片 六十说梦

——写在英小乐画展开幕前

张耀宁

与中国的“80后”、“90后”相比，“50后”们大多生活得泛善可陈，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从所谓的“家庭出身”到自然灾害，从“文化大革命”到上山下乡……几乎无人幸免。今天，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们大多不愿回首往事，但也有这样一小群老家伙，偶尔会凑在一起，回忆生命中靠前的一小段梦般的生活，津津乐道。这是为数不多的在不幸年代有过一段短暂幸运时光且尤其影响一生的家伙，他们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幸进入北京市少年宫学习艺术的一群人。

说是梦，因为这个坐落在昔日皇家园林中的少年宫，苍松翠柏，红墙金顶，雍容华贵。白色的少先队员雕塑，各宫殿内的艺术教室里传出悠扬的琴声、清纯的童声合唱，展现着一幅幅绘画作业……生机勃勃，古老与稚嫩结合得天衣无缝。这里是儿童心中的天堂，是学习艺术的圣殿，是当年对不多的外国客人展示的窗口，是晒中国儿童幸福生活的阳台，是少数孩子自豪、多数孩子嫉妒的地方。这里也是那个时代可以仅靠孩子自己的爱好和天分，而不用考察家庭出身背景、不用托关系送礼就可以进入，有着当时最先进的苏联教育模式，而且是免费的课外学校。当然，在那个时代，有幸进入这座殿堂的孩子只知道每周一次来到这里享受理所当然的教育，全然不觉对刚刚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奢侈！这一切连现在已垂垂老矣的他们自己也都无法想明白，仍然觉得是一场短短梦。

对大多数“50后”们来说，因其经历的不太幸运的年代，特别是上山下乡的那些知青们，没能学到应有的知识和谋生技能，不得不面对不那么灿烂的晚霞。而当年有幸进入北京市少年宫学习艺术的那一小群幸运的人中的很多人竟靠着那短暂的艺术基础学习，掌握的那一点点艺术技能，并依托这个基础，继续向更高的阶段努力，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存

活下来，有的还成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忘记是哪位哲人说过，儿童在六至十六岁的经历，所学过的东西，基础特别牢，随时都可以重新捡起来。当年北京市少年宫招收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招收有兴趣的孩子进入相应的艺术班，请优秀的教师通过严格的、先进的教育模式，培养孩子们学艺做人。那时的孩子们只是凭兴趣来到这里，享受着一切，哪里会预料到与自己的一生有着何等重要的联系。

梦与现实生活毕竟有联系。这群老家伙中的一些人当年是在少年宫的西配殿分别叫做“绘画组”和“国画组”的地方学习美术。这些孩子大都是受家庭影响，从小爱好绘画，从北京的各个小学考进这所艺术殿堂，按年龄、年级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十多人。记得今天的著名画家戴世和、江大海等都是绘画高年级组的，虽然比我大不了几岁，可当时觉得他们特成熟、特大人。我是绘画低年级组的，组内有当今著名的画家聂鸥、张准立，还有政治风云人物朱嘉明等。在我们绘画组隔壁的是国画组，与我同年的有当今的名家王明明等。而现在的旅美画家英小乐是我们低年级绘画组的一员。小乐和我同年，但在当时的组内，她似乎比我们成熟，经常说些“大人话”，加之个子高，嗓音高，属于那种女生领袖式的人物，与我们这些小男生几乎没有往来，只知道她家是“北京人艺”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太单纯，远没有今天的孩子“老到”。我受家庭影响，从小酷爱“北京人艺”的话剧。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大冬天的凌晨去首都剧场排队买曹禺的话剧《胆剑篇》的票，排队的大人们都很奇怪，问我给谁买票，我说自己看。他们怀疑地问我看得懂吗？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我可以整段地背诵该剧的台词。回忆这段经历是要说明如今天，我肯定会与小乐“套磁”，请她帮我从内部买两张包厢票，绝不受那寒冬排队之罪了，可那个时候就没想过小乐的“北京人艺”家庭背景与我排队买票有何联系。

在度过几年美好的少年宫学习不久，迎来了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段时间的命运，大家几无特殊，小乐去内蒙古插队，聂鸥和我去山西雁北插队，其他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十年的煎熬过去了，英小乐定居美国，当年的绘画组组员走向各自的生活，但大都没离开“美术”这个行当。回想起来，其实很多当年的组员未必一定要以绘画为终身职业，但在“文革”结束后，从农村返回城市，没有个人资本选择职业，童年的爱好、北京少年宫的短暂教育成了唯一的谋生本领，梦在特殊的年代转换成现实，时代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画家，这也当属中国特色之一。不知英小乐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小乐生在外语与艺术之家，她原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但她还是走上了绘画创作之路。

近年，英小乐常回国，人还是那么高大，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有时我们就以她回国为契机，组织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国画组的老组员们聚会。一大群老大不小的画家们（不很谦虚）海阔天空地胡聊，内容不外是绘画和童年。是啊，我们这一批人，童年就是与绘画联系在一起的。小乐畅谈起美国的生活，还是离不开绘画。芝加哥的一些女画家组织在一起，办展览，开笔会，虽也其乐融融，但在中国办画展、办个展一直是她心中的梦，特别是到了耳顺之年，这个愿望更加强烈了。

到了晚年常常自问，如果没有家庭的熏陶和鼓励，没有因此而喜爱画画，特别是没有这看似偶然的三四年少年宫绘画组的课外学习，没有遇到专业水平那么高、那么敬业的杨景芝老师、乔治老师所给予的正规的苏式美术教育和训练，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和上山下乡后，我们这些人还会是现在的自己吗？当然，有很多如果，有很多可能，但借用到前面提到的那位哲人所说，人生六至十六岁的学习经历，难忘且可能影响一生。

难忘北京少年宫，一小群幸运人，包括英小乐，梦开始的地方。以此献给儿时同学英小乐的北京画展，同时祝展览成功！

我们是少年宫的同学

聂 鸥

英小乐少年时在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学习美术，我和她是同组的同学。

北京城中心景山公园里的少年宫，高大的西配殿是绘画组的教室，教我们画画的是乔治老师、杨景芝老师，还有华先生等其他老师。

每个星期六或是星期天都要在这里学习一次。到了寒假、暑假，每周就会有两三次，同时还不断地有名家来少年宫举办讲座，或进行短时授课。

教我们时间最长的是杨景芝老师。一九六〇年前后，我们是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小学生，杨景芝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少年宫教书的。

杨老师年轻、俊秀，教学十分认真。他教我们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直至创作，按照他刚刚在大学里学来的一套极为正规的教与学的方式，用系统、全面、周到的美术教育方法来教育我们。

当年一起学习的同学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不论是否从事了这个专业，回忆起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回忆起少年宫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景山公园里春夏秋冬美妙的清风、雨水、大雪和阳光都难以忘记。

这间高大的教室里有中外各种画册、石膏像、教学用的静物道具、画架子、画板、画夹子、画凳、速写纸、素描纸、水彩纸、水彩颜料、木刻刀、木刻版，直至铅笔、橡皮。老师会把长方形的橡皮沿对角线切开，发给每人半块，这样的橡皮有一头是尖的，很好用。

每当我们跨进高高的教室大门，这里就有与众不同的气氛，从各个学校来的学生，男生、女生虽然话不多，但这是个学习的集体，我们为了共同的爱好聚在这里。

这些年在美国生活的英小乐，同学们依稀记得当年的她高高瘦瘦，容颜姣好，且开朗活泼，是个有主见的高个子女孩。

少年时的伙伴几十年来常常见面，有时小乐从美国回来也会和大家聚一聚。

那次她和几位美国同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我们都去了。

二〇一二年，知道她要回北京，绘画组的同学们在景山公园少年宫的少年厅特意聚会了一把，乔治老师来了，杨景芝老师也来了，大家欢聚一堂，而且在当年绘画组的教室前合影留念。

二〇一三年，小乐将在上海、北京举办个人画展，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和同学们都祝福她。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我和画

英小乐

说起我与画，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首先，我生在一个幸运的家庭。我的父母是应若诚和吴世良，他们的明智懿行，众所周知。他们作为慈爱的家长，我和弟弟都铭记不忘。他们对我们爱而不溺，以他们的智慧引导我们。从我幼儿时起，他们就开始观察、测试我的兴趣和才能。到我六岁时，他们觉得我的兴趣与才能结合得最好的是美术，从此他们支持、鼓励、诱导、鞭策我一步步走上艺术之路。一九六三年，中国美术馆建成后，每月两次去参观，成为父母和我的必行之事。他们总是边看边讲，同时让我说出自己的感受。回到家，他们就会铺开纸，让我随意涂抹，加深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画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总是鼓励与批评兼备，令我不能停笔。他们成为最理解我的画的观众。“文革”中，我家被大水漂过，家徒四壁，全家日常节衣缩食，量入为出地过日子，只有在给我买画具时毫不吝啬，使我虽然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仍然能坚持学画不辍。

我到美国之后，一直是我的最大推动力的母亲过世了，我为生活奔波而很少动笔。我的弟弟英达特意与我长谈，他要替妈妈督促我，坚持画下去。他告诉我，你一辈子尝试涉猎过许多方面，只有美术是真正坚持下来的，出不出名不重要，决不能半途而废，这是你真正的事业。

有这样的家庭做后盾，我在艺术追求的路上不能停步。

少年时，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学习。在这里，我初步受到了正规的美术训练。少年宫的老师同学们让我佩服，让我向往，让我看到了学习的榜样，让我学到了观测和表现周围世界的方法，为我一辈子的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我十五岁以后未能继续在少年宫学习，但我用学到的知识技巧一直坚持画画，在草原的羊油灯下也未停止。少年宫的老师不但教给我美术技巧，还使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感觉，坚定了学画之心。

在“文革”的黑暗年代里，我得到了更大的幸运。经父亲朋友的介绍，我乍着胆子，拿了几张临摹和创作的作品去见从小就敬佩的黄永玉伯伯。当他告诉我，以后就和他的另

一位女学生郑方一起出去写生，每星期到他家交作业时，我大喜过望。“你一个女孩子，就别学木刻了，现在木板子也不好找，刻木刻太累了。你以后就跟我学国画吧。我的国画要用印象派的色彩，让画面丰富，亮起来。”就这样，一九七三年，我成为黄先生的入室弟子。在黄先生的画室，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意境，新的高度，黄先生给了我一双全新的眼睛。

从此，我们从白描写生入手，风雨无阻地在北京各公园里转，直到老师点头，让我们转入色彩和创作。黄伯伯就在他的京新巷蜗居里给我们讲课、示范。这是所谓“黑画展”之后，黄伯伯的处境非常难，每当上课时有人敲门，我们就跳起来，飞快地把画上的布帘放下，把调色盘和笔洗藏到茶几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坐下，真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后来有人打小报告，黄伯伯就通知我们时间和地点，在某公园见面，他给我们批改作业，当场示范写生。黄伯伯要求我们用国画的线结构和墨色做基础，加以印象派的光色，表现自己的心意。

就这样，直到我离开北京，黄伯伯对我有问必答，有错必纠，有进步必夸奖。到美国后，我坚持黄伯伯指导的方向、方法，描写新大陆的新形象。虽然我有时多走几步，多尝试一些新意，但我的基本技法和感觉仍是黄伯伯教的，我是黄门弟子。

因父母都在“北京人艺”工作过，我可以说是首都剧场长大的，尤其在一九五八年参加了《茶馆》的一次演出，与许多剧院的长辈们混得很熟，叔叔、大大们都对我非常友善、疼爱，许多人支持、欣赏我画画。其中给我鼓励最大的是于是之大大，作为出色的书法家，他更能领会我的画中意境，多次为我的画题字，赋予我的作品更多的内涵。他是我在艺术上的良师益友，我一直珍藏着这批他题字的画。

白驹过隙，一晃我已走过五十多年的绘画之路，我感谢所有教导、支持，甚至推动我的人。现在能有机会展示我的心得，我感到兴奋和惶恐，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画，也欢迎批评和指正。俗云“文如其人”，我们说“画如其人”，我展现的就是我真正的内心。

我的画，就是我。

001

壹壹风荷举

尺寸：180×96cm

款识：壹壹风荷举。小乐泼墨。

钤印：乐、赫哲里氏、醉墨



畫風荷

步後墨

002

听雨

尺寸：176×96cm

款识：听雨。英家小乐忆写于芝加哥真如镜斋。

铃印：英小乐、黄门弟子、吾所乐也